



近年来,随着市民音乐生活的日益丰富,关于音乐评论的议论,也时有所闻。其实,谁有资格写乐评,并不存在绝对的仲裁者。就像你要参加革命,地主出身的可以,农民出身的也可以。放眼那些姐妹艺术,比如电影、戏剧、文学……相应的就有影评人、剧评人、文学评论,但没听说影评人,一定是要电影学院毕业,或者当过导演、演员等才有资格写影评;剧评人,一定要戏剧学院毕业,或者写过剧本的才有资格写剧评;文学评论者,一定是要大学中文系毕业,或者写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才有资格写文学评论——那么,为什么一到音乐评论,就出现了所谓的“资格论”呢?

当然,音乐有技术层面的知识。推而广之,每一门艺术都有它的专业特性。要学习掌握,都有一个过程。没有人天生就会的。然而,并不是说,谁学习了解了这些知识,就理所当然地具备了评论的资格、评论的话语权。没有这么简单,也不具备这样的逻辑性。而且,有些音乐爱好者的知识面、对音乐独特的感悟力、深厚的人文修养,并不亚于音

乐专家。而这些,恰恰是写乐评的重要条件。

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与音乐评论,是厨师与美食家的关系。如果厨师对美食家说:你没有掌过勺,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我所烹任的菜肴?那显然是要贻笑大方了。须知,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从表面看,很容易混淆。所以,围绕乐评,才会有

关于乐评的断想

任海杰

那么多的是是非非、议论纷纷。

如果,一定要说写乐评的“资格”或条件,以下几点是否可以作为参考或衡量的要素。一、热爱音乐,对音乐抱有一颗赤诚之心,这是写乐评的最大动力。二、对音乐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悟力、独到的见解。这里特别强调“与生俱来”。做艺术是要有天赋的,创作者如此,鉴赏者也如此。当然,这里也包含后天的学习,是否善于学习,也是需要天赋的。三、具备相当水准的文字表达能力,最好能写一手美文。不仅能写乐评,还能写其他美文。说到底,乐评就是靠文字来表述的。四、广泛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修养,因为音乐是隶

属于这个大范畴的,如果仅限音乐,是远远不够的,是要捉襟见肘的。五、尽可能多地掌握音乐专业知识。放在最后并不是看轻它,而是认为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以上几点仅是个人体会,也许会与某位音乐大家的观点巧合,那纯粹是不谋而合。其实,观点的“发明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写乐评是否有益,是否有参考价值,仅此而已。

有专业音乐者,很少写乐评,除了种种原因,最主要的,也许是觉得“付出与回报”的不平衡。辛辛苦苦写一篇乐评所得的稿费,还不及在家里带教学生,自然就没有积极性。既然如此,对别人所写的乐评,就不要太多的横挑鼻子竖挑眼。尤其是在当下,中国乐评还处于脆弱的起步阶段,大家还是要抱着呵护宽容的心态为好。

另一方面,写过一些乐评,或者是写过一些与音乐有关文字的人,也不要太以乐评人自居。与国外相比,我们无论是专业性还是深厚的学养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们要虚心,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我们的路还相当漫长。我们这代人,很可能只是抛砖引玉,很可能只是铺路石。我们要有这样的平常心。

同济并非我的母校。学生时代去蹭过饭(“吃在同济”历史悠久),使我对这所学院的印象长期停留在舌尖上。近年有机会采访同济,才体会到那里的书香别样迷人。

6月末的双休日,冒雨去参加《李德华文集》首发式。刚进门,就被暖心细节击中:与新书一道拿到的,是同色调雅致的函套、格子围巾纹样的腰封。函套的一面是《李德华文集》,另一面——是《罗小未文集》(去年11月首发)。原来,这对中国建筑界、建筑教育界的大咖是夫妻!

九十出头的两位先生双双坐在轮椅上,被学生们簇拥着进入会场。大屏幕映现李先生漫长的学术、教学生涯的片断,功成名就的学生轮番上去讲述受教于李先生的往事:学生的博士论文初稿上,有许许多多李先生贴的改错粘纸条;他甚至帮学生改正出差报告里的标点符号。李先生患癌症住院手术治疗,出院时说“这次住院收获很大”。他指的是康复了逃过一劫吗?不,住院使他终于有时间学成西班牙语。新学的洋文达到怎样的水准呢?他英译了19篇西班牙语小说!学院的资料室,最常见李先生端坐的身影。当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他第一次出国,跑到德国大学,讲的都是最先进的国际前沿的学术成果,令德国同行感佩不已……

用格子围巾纹样的腰封缠绕

计作品更是为生活而创作,教你懂得什么是对人的尊重、对自然的尊重。在学生的印象里,李先生还会唱戏、演独脚戏……样样会玩、样样玩得精。

想起正流行的一个词:男神。男神,岂是靠脸吃饭的明星担得起的称谓?要我说,李先生这样的学术、生活大咖,才堪称男神。

有趣的是,在两位先生满天下的桃李眼中,罗小未是同济建筑系唯一被称为“先生”的女教师,是理工男的女神。那日,罗先生代表李先生致词,一开口嗓音那么年轻,果真是“像花一样永远绽放的罗小未先生”(学生语)。

两位先生都是圣约翰大学出身。抗战胜利后,上海亟待重建和复兴,市政府设立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这是上海结束百年租界历史后首次编制的上海市全行政区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总体规划。李德华作为技师被同事钟耀华招募进这个委员会。主导“大上海都市计划”制定的德国专家鲍立克,正是圣约翰建筑系现代城市规划课程的教授。这门课程后来随建筑系整体搬到了同济大学,钟耀华、李德华也就到了同济,成为该校城市规划专业的创始人。而罗小未,则率先在中国开设外国近现代建筑史课,引进西方近现代建筑理论,并且早在1977年便提出因技术和质量等因素“对采用玻璃幕墙要慎重”。三四十年的过去了,当玻璃幕墙在中国泛滥成灾,那份未雨绸缪的忠告更见珍贵。

同济的朋友用心,以真丝仿制了旧信物围巾,为两位先生系上,衬得鹤发童颜愈加精神。这样的男神、女神,应该长命百岁!

同济的男神女神

潘真



明人明言微语录

沙子与种子

安谅

不出种子的气象万千。

是沙子,就会随风飞扬,你若为种子,就沉潜在泥土吧。

沙子,即便混迹于种子之列,也创造

我家住在高楼,每天晚饭后,我喜欢举目眺望璀璨的万家灯火,视线更会习惯地移向那深邃的苍穹,闪烁的星光,无限的乡情此时总会涌上心头……

中学毕业那年,我插队去了江西九江,落户长江边的一个小山村。从上海坐长江轮船抵达九江时,恰遇狂风暴雨,江面和群山一片白茫茫。当夜我们只能留宿在公社。

第二天,雨过天晴,生产队派了好几个年轻人来接我们,其中有一个皮肤黝黑、脸上挂满笑意的年轻人,姓张。后来我知道他是队里的团支部书记。

从公社到山腰的村庄有十几里路,其中有一段山路特别泥泞坎坷,走了一大半,我双腿如灌了

铅,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小张见状,立即停下步子,他把挑的两只大箩筐里的行李拼在一个箩筐,硬是将我拽进了腾出的那只空箩筐里。他肩挑着一头是行李,一头是我,艰难地行走着……

无数年过去了,小张满脸是汗、衣服湿透的模样,常常在我眼前呈现。进了村庄,他一屁股坐在草垛上,此时的我甚至连一个“谢”字都忘了说,只是愣愣地望着他喘粗气。

从此,在我插队的岁月里,他成了我的好朋友。

两年以后,他还介绍我入了团。后来我去当兵,复员返回上海,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不幸的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小张身患重病。其间,他来信信托我多关心他的小儿子。后来我为他儿子在浦东找了一份工作,见到他儿子时才获悉小张去世了。我为没能见他最后一面至今深深内疚。

山区的日子是很艰苦

上海重点整治十类交通违法行为的3个月来,交通参与者不仅普遍受到了教育,而且也不同程度增强了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最明显的是过去十字路口司空见惯的喇叭声声现象,现在已基本听不到了。不过,汽车鸣号问题在居民小区并没有得到同步整治。

日前,笔者去老友家拜访,刚坐下一会儿,楼下就传来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原来是一辆送家具的货车因一辆小车没有停到位,转不过弯,于是就鸣号催告车主移动一下。这高分贝的噪声把正午睡的老友的小孙子吵醒啼哭了……

这样的情景在我住的小区也经常上演:深更半夜突然响起炸雷般的喇叭声,原来是回小区的小车和外来出租车交会时按响了喇叭;半夜11点多了,小区长时间响起喇叭声,原来是车主开车回来,一看自己的车位被占,二话不说就按响了喇叭……

凡此种种,笔者以为,空间有限的居民小区里的汽车喇叭声,造成的噪声污染实在比马路上的危害还要大,因此也应该整治!如果居民通过打110请警察来处罚居民区乱鸣号,不仅现行法律的溯及力还有争议,而且警力也不够用。

因此,笔者以为,对居民小区的乱鸣号问题,一要作大张旗鼓的宣传,包括在小区里多放几块醒目的禁鸣指示牌等;二是加强小区管理,制定的业主守则应包括不到万不得已不许鸣号的条款;三是随时确保小区道路畅通,做到车位明示,保安在管好外来车辆停泊的同时,要提醒司机不得鸣号和启用倒车音频;四是居民互相提醒,换位思考。

有的种子,落在任何土壤,都还是种子;有的种子,离开了固定的地方,就等同于沙子。所以不必苛求,能够绽放一时,都是生命的价值。

因为是沙子,你给予它再多的雨露和阳光,它都不会芳香;因为是种子,你不给予它关注,它已在身旁悄然开放。

沙子和种子各有各的方向,种子钟爱自己的土壤,沙子尽可四处流浪。

我不是贬损沙子,沙子也是自然之身。我如果是沙子,也会安身立命,开不出花来,也要力拒在别人的眼睛里,制造一片苦涩的泪花。

我也不是排斥沙子。当钢筋和石块想撑起一片建筑新天地,它们必然邀请沙子参与。这世界给谁都留有位置。

我只是充满怜悯,一粒种子沦为了一粒沙子,而我更无限厌恶,一粒沙子总想充当种子,还占据了种子的位置。

怀有种子一样情怀的沙子,很滑稽;具有沙子一样命运的种子,很悲剧。

具有生命力的事物是坚韧的,但最初需要呵护。因此,人们爱惜种子,而对沙子则不管不顾。

山村乡情

王耀忠



的,尤其是盛夏干活,常常会被毒虫叮咬。1970年的盛夏,据说有个重要会议召开,公社通知我们山上的生产队出去捉野兔子上交。那几天真是天大热、人大忙,没想到,我不慎被毒虫叮咬,额头上顿时凸起大肿块,奇痛无比。三十几岁的妇女队长发现后,立即把我拽到树荫下,随后她转身撩起上衣。原来她用双手在挤乳汁(后来我知道这是当地山区的土办法,消肿很管用)。她一边把乳汁轻轻地抹在我的额头上,一边轻轻地安慰我:“小王,让你遭罪了!没事没事,一会就好!”那一刻,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在我眼眶里打转。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那浓浓的乡情,依旧萦绕在我的心头。

居民区的禁“鸣”

马蒋荣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它告诉我:你要学习进步就和比你年长的知识人在一起。

我从小学喜欢美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每天要路过成都路。那时,胡若思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脾气又孤僻,别人都说和他不好相处。但是,他见我勤学,一边我讲他过去与老师张大千的事情,使我对国画艺术的认识有了很大长进。

1984年我调入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室,巨鹿路的一条街旁边住着谢稚柳、朱屺瞻、贺友直、吴青霞等好些大师,我常去他们画室看望他们。老先生知道我能画画又能写文章,我把我的作品给老先生看,老先生总是用现在的网络语言说“赞”。想起

老先生那么鼓励年轻人在学习上进步的情景,我至今不忘。

那时,摄影家协会主席黄绍芬,即拍《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的摄影师,常来找我家年轻的摄影家,他见我在读书,就在室外压低声音说话;有时来早了,就静静地坐着;临走时总是夸奖我读书好。而那些美术家遇见我时,也与我交谈他们读书和创作的体会,使我得益匪浅。那时,文联有好多身怀艺术才能的老先生,每到文联开大会,见到他们就说“老卢,又看到你报纸上的文章和画了”。其实我比他们年轻多了。

文联成立六十周年时要出本文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谦虚使人进步》。老先生的鼓励,你千万不能以为你就怎么了,还是要活到老、学到老。

继大长腿、反手摸肚脐、锁骨放硬币之后,A4腰又在一时之间成为运动健身类的热门话题。

所谓A4腰,就是腰杆比A4纸还要窄的小蛮腰。A4纸的规格是21cmx29.7cm,大凡腰宽小于21cm,都可称为A4腰。

拥有A4腰,就女性而言,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这不,自从流行A4腰后,小S便拿捏开了。为什么?因为她就是A4腰啊!小S长相一般,但有了A4腰垫底,优势就凸显了出来,底气也因此足了。加上她选择的服饰虽则价廉,样式却独特新颖,衬在年轻、富有弹性的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身体上,其清爽利落也就显露无遗。

因为腰身宜人,她走路的姿势婀娜多姿、款款的,步步生姿,朵朵莲花,迷死旁人。时间一长,她的走姿自然而然成了他人心目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有没有人在乎这道风景,不得而知。但小S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她

出神入化。时间,在她的步态中延伸;美丽,在她的举动中滋长。因为A4腰,她的生命拥有了让人生出诸多曼妙畅想的可能。

因为自恋,因为沉浸,终于有一天,小S一不留意,闪身之间,柔曼的腰身便罩上了伤痛

诲人不倦的老艺术家

丁德武图 卢金德文

静地坐着;和我不好相处。但是,他见我勤学,一边我讲他过去与老师张大千的事情,使我对国画艺术的认识有了很大长进。

1984年我调入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室,巨鹿路的一条街旁边住着谢稚柳、朱屺瞻、贺友直、吴青霞等好些大师,我常去他们画室看望他们。老先生知道我能画画又能写文章,我把我的作品给老先生看,老先生总是用现在的网络语言说“赞”。想起

静地坐着;和我不好相处。但是,他见我勤学,一边我讲他过去与老师张大千的事情,使我对国画艺术的认识有了很大长进。

1984年我调入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室,巨鹿路的一条街旁边住着谢稚柳、朱屺瞻、贺友直、吴青霞等好些大师,我常去他们画室看望他们。老先生知道我能画画又能写文章,我把我的作品给老先生看,老先生总是用现在的网络语言说“赞”。想起

别闪了你的A4腰

程应峰

丽的风景。

有没有人在乎这道风景,不得而知。但小S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她

的A4腰,难免伤感丛生。

在T型台上,扭着A4腰,走着猫步,自然是摇曳生姿,风情万种。但在实际生活中,不管不顾、不懈不怠地扭着A4腰玩妩媚,注定是件吃力不讨好且煞风景的事情。

